



如梦瑶里

■方华

瑶里，古名窑里，从汉时起就有烧窑制陶的历史，并因此得名。这里是江西景德镇陶瓷的发祥地，素有“没有瑶里就没有景德镇”之说。

发源于大山里的泉溪汇聚成流，穿过古镇，被称为瑶河，最后汇入昌江。这是千百年前锁居深山的瑶里人家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。

瑶里古镇缘河两岸而建，因为曾经的冷落与闭塞，后来反而保留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。因为瑶里紧邻古徽州地区，所以建筑是有明显的徽派风格。灰墙黛瓦的村舍在绿水青山的掩映和衬托下，更显古朴自然，风韵别致。

在一座老建筑的墙上，风雨剥蚀的木板上写着一行字：“我在窑里等你很久了，你还没来。”让人浮想瑶里就是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清纯女子，等待着有情之人的到来。这也让初到瑶里的人心生一份归家般的浪漫与温馨。

相比于一山之隔的婺源、祁门、黟县等地的古村镇，瑶里显得特别清幽、沉静。这种带着古朴韵味的安谧，浸入素洁、淡泊、典雅、空渺的氤氲之气，使瑶里真仿佛一处世外桃源。

数百幢明清古民居依山傍水、错落有致，它们或沿河岸、山地随坡就势，或庭院深深、曲径通幽。身处这些飞檐翘角、粉墙青瓦的人家，皆临水而居、枕河而眠。两岸之间，凭借几

座或石质、或木构，或宽敞、或狭窄的桥梁沟通往来。不管是挂着大红灯笼的廊桥，还是古朴简易的木板桥，桥头几乎都有一两棵几百岁的古木，它们接受着河水的滋润，也沉默以对潺潺流过的岁月。当有衣衫鲜亮的孩童从桥上蹦蹦跳跳地跑过，那些以历史做背景的时光在一双双追逐的目光中皆鲜活亮丽起来。

东埠古街是古代窑里的中心，也是古浮梁四大古街之一，由几条古街和古码头组成，如今保存较为完整的是上街头和中街头。瑶里有民谣这样描述：“上街头，下街头，街长不见头；丝绸缎，糖醋油，店面八百九。”

青石或麻石板铺成的街

道，以及从宅居或店铺一级级延伸到水底的石阶，被不知多少日子和步履踩过？在阳光的投影和雨后的倒影中，也不知后人能看见多少曾经的故事与传说？

步入小巷，不免让人感到逼仄，小巷窄处仅容迎面相遇的两人侧身而过。相互勾连的小巷七拐八弯，在沧桑的古居中生出幽密之感，又极易让新人者迷路失途。有老人倚坐在门前的阳光下，或与邻居唠嗑，或闭目养神；一两只狗或猫偎依在他们脚边，山中的日月成了令现代人称羨的慢时光。

在铺镶着鹅卵石或青石板的街巷中行走，那种古朴与宁静的气息弥漫，带着一些熟悉又亲近的气质，几乎让人相信：

前生或者梦里，就在此生息过、爱过。

路边或民居深处的几座祠堂、古戏台、名士望族的宅院，让人驻足凝望。其中，程氏宗祠是瑶里比较引人注目的一座精美绝伦的古建筑。它始建于明代中叶，重修于清道光年间，至今依然保持着旧日模样。背靠狮山、面临瑶河的程氏宗祠，建筑风格不同于其他祠堂，上、中、下三堂的朝向各不相同。建筑内砖雕、石雕和木雕题材丰富、玲珑剔透、层次分明、栩栩如生，显示了雕刻工匠高超的艺术才能。因这里世代居住的程氏子孙是唐代开国元勋程咬金的后裔，所以祠堂中的屋梁上有很多关于程咬金的木雕图案。程氏宗祠又名“惇睦

堂”，释义为“醇厚诚实、相敬和睦”。“惇睦”二字，既是程氏祖先对族内子孙后代的期许，亦彰显了瑶里今日之民风。

在瑶里，自然要去看看古窑址。遗址在古镇东北，称龙窑。

我站在数以百计的一处处古窑遗址前，遥想当年窑火熊熊，热烈不息，大山之间烟雾升腾，该是怎样的一种辉煌之景？古街青石板上独轮车压出的凹痕，以及古时朝廷为整顿瓷土运输而发布的告示石刻碑碣等，皆佐证着曾经的繁华。

瑶里制瓷中心的地位是至宋元时期，随着景德镇的崛起而被慢慢取代、趋于静寂的。

曾经兴旺的窑火熄灭了，却早已把一段历史与文化，图案般地烧烙在瓷片上。古道和瑶河上商旅的身影虽已消逝，可古代丝绸之路远涉重洋与大漠荒野的航船与驼队中，不知流传下多少关于瑶里的神话？

“商人重利轻别离，前月浮梁买茶去。”这是白居易著名长篇叙事诗《琵琶行》中的句子。可见早在唐代，浮梁之茶就已名声在外了。浮梁之茶出何处？云遮雾绕大山深处的瑶里也。

到瑶里，可寻一古宅临水处，泡上一壶好茶，要上一碟地方特色佳肴苦楮豆腐或是碱水粑，品味间，看云雾轻抚青山，听溪流淙淙潺潺，闻水湄花香阵阵，听林中鸟语啾啾……这真是时光漫漫浮云去，如梦瑶里等你归。



闲思随笔

浮山旧庵 年华沉静

■曹阳春

推开半掩的木栅栏，有一岔路口。见我脚步迟疑，一老汉提醒：“左边上山，右边汲水。”我更加迟疑了，这荒草庵，是在山上呢，还是在水边呢？索性跟着老汉往前走吧，他的方向，曲径通幽，草深林密，说不定正是古庵所在。

一拐弯，顶多七八十米，三株卧溪跨桥的枫杨，迅速证明了我的判断。庵在此，在水边。

古庵大门藏在枫杨后面，黑色，紧锁。从门缝看进去，院落里也有三株老树，株株粗壮蔽日，该有好几百岁了。近旁汲水者说，中间的600多岁，东

西两边的都是500多岁。由树龄计算，古庵的始建年代，或云明永乐，或云明嘉靖，都讲得通。在青岛，向有逢庙必栽银杏树的传统，今天的海云庵、玄阳观、上清宫、法海寺里，均生长着同样的古树。

崂山有七十二庵，荒草庵在当中，属默默无闻的一座。本地人告诉我，这崂山指崂山山脉，是个大概概念。我才不管什么大概概念呢，我来到的是浮山，浮在空中的山，荒草庵地处浮山山麓，这一浮一荒，足以叫人诗情绽放了。

无须跟太清宫比资历，也不必跟天后宫谈喧闹，只要睁开眼睛，自己看见的，便是风云

天下。回首历史，那些偷偷登岸，四处抢劫和杀戮的武士，那些举着欺骗的幌子，猛然间占领青岛的日军，海上邻国的种种霸道，荒草庵目睹了；那些跨越重洋，用一支舰队来签署一纸条约的西方人，那些在身旁修炮台、挖壕沟、运弹药的高大鼻梁，荒草庵也目睹了；从清廷闭关到码头逐渐繁盛，从偏僻的小渔村到北洋海防的军事要地，荒草庵在处变不惊中一天天流浪岁月。

若干年前，在荒草庵的夜晚，我还能听到潺潺水声；今日寻访，溪流已干涸见底，只有几阵孤鸟的啼鸣，不晓得从哪块

石头上偶尔冒了出来。据说在每年农历正月十六，庵里一度热闹非凡，周围村落的锣鼓队、高跷队准时结伴而至，人们可以看到各种表演，有舞龙灯、耍狮子、跑旱船，有《苏武牧羊》《打渔杀家》《老信扫殿》。可如今，莫说夜晚，就是这白天，也安静得出奇。

庙会的人影，被树梢中渗下来的光斑一点点吞噬殆尽了。能经久陪伴荒草庵的，唯有那三口泉眼和来来往来的汲水人了。泉眼里的水，甘甜纯澈，不仅适宜沏茶，附近民众还认为它是包治百病的良药。人们拎着大桶小桶，渐次积攒，说是山上修路，水源越来越少，要

等二三十分钟才够泡一壶茶。等就慢慢等呗，这泉水比时间精贵，谁叫它喝起来使人浑身舒畅呢？

岔路口遇见的那位老汉，拖了一辆小车过来。车上能装两桶水，一桶十升的，一桶五升的。他对我说：“小的留给自己，大的送给儿孙，每天风雨无阻。”他接着说：“明年春天，这里还能挖野菜，车前草、马齿苋、水红子，一挖一大袋。”残破凄清的荒草庵，有了这泉水和野菜，似乎不再落寞，它身上的人情味，时刻都在山林间汹涌澎湃。

枕着荒草庵，浮山四周的老乡们，每一晚都能睡个好觉。